

文化热点

4月1日,《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华殿隆重开幕。本次展览精选近200件展品,涵盖瓷器、绘

画、书籍等多种类型,其中大多来自凡尔赛宫和故宫博物院。据了解,展览将持续两个月,以此纪念中法建交60周年。

节气物语

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春天的华美谢幕。千百年来,面对阑珊春色,许多文人雅士文思泉涌,创作出许多意境优美的诗篇,描绘着谷雨时节浓郁明媚的暮春美景,记录着绚丽多姿的民俗风情。

谷雨飘落诗香里

马晓伟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从古至今,谷雨就是一幅勤劳稼穡的农耕图。“布谷声中雨满篱,催耕不独野人知。荷锄莫道春耕早,正是披蓑叱犊时。”宋代蔡襄的《稼村诗帖》,让我们听到了清脆明亮的声声布谷奏响的春耕序曲,看到了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扛着犁铧,牵着牛的农人,在纷飞细雨中,走进田里,把犁挥鞭的劳作身影。清代姚鼐《山行》也描写了谷雨春耕的繁忙:“布谷飞飞劝早耕,春锄扑扑趁初晴。千层石树遥行路,一带山田放水声。”

谷雨,对农人来说来说是辛苦的,也是忙碌的,而在诗人眼中,节气虽然进入春天最后的驿站,游赏春天却兴致正浓。唐代孟浩然《与崔二十一游镜湖,寄包、贺二公》:“试览镜湖物,中流到底清。不知鲈鱼味,但识鸕鸟情。帆得樵风送,春逢谷雨晴。将探禹馀穴,稍背越王城。”谷雨日,恰逢晴好,正好春游,诗人与友人游览镜湖,观赏禹穴和越王城等遗迹。

谷雨的春景,美得令宋代的王炎感慨颇深:“花气浓于百和香,郊行缓臂聊翱翔。壶中春色自不老,小白浅红蒙浅墙。”郊外散步,缓缓而行,花香浓郁,沁人心脾,矮墙上的小花红的、白的,簇成一片,别提多好看了。而对于宋代范成大来说,不仅看到了一片连着一片的清新、明净的水乡春景,还嗅到了浓郁而恬美的农家生活气息,他的词《蝶恋花》亦是最生动的诠释:“春涨一篙添水面。芳草鹅儿,绿满微风岸……”

谷雨前后还是采茶的黄金季。唐代齐己的《谢中上人寄茶》,讲述了诗人漫步在谷雨的茶田间,采摘了嫩绿的茶叶,邀请邻院的客人一起品尝新茶,寄托诗人诗意的心灵:“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绿嫩难盈瓮,清和易晚天。且招邻院客,试煮落花泉。地远劳相寄,无来又隔年。”清代郑板桥有一首诗《七言诗》:“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节柯。最爱晚凉凉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几枝新叶萧萧竹,数笔横枝淡淡山。正好清阴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在风清气朗的谷雨时节,翠竹刚刚吐出新叶。傍晚微凉习习,挚友来访,诗人与之谈诗、作画、品茶、赏竹,共同感受时光的美好。

“雨前椿芽嫩如丝,雨后椿芽如木质。”谷雨时节的香椿,醇香爽口,食之令人齿颊留香,回味无穷。清代康有为曾写诗《咏香椿》盛赞它的美味:“山珍肥身无花,叶娇枝嫩多杈芽。长春不老汉王愿,食之竟月香齿颊。”春天里,香椿叶厚芽嫩,香气四溢,人们喜欢采摘来做成各种美食,颇受欢迎。而谷雨时节的香椿最佳,它的美味实在令人折服。元好问客居洛阳期间写过一首诗《溪童》,诗中提到春来人们采香椿的情景,那时,他居住的地方村前屋后有不少香椿树:“溪童相对采椿芽,指似阳坡说种瓜。想得近山营马少,青林深处有人家。”

谷雨处处蓬勃着生机,充满着希望。而鲜活在纸上的谷雨,氤氲着盈盈的书香,洋溢着浓浓的诗情画意,徜徉其中,更见美好。



明代文徵明的《谷雨品茶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82552910@qq.com

底座均装饰洛可可风格铜镀金饰件。4月1日,《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中的青釉花瓶、瓷瓶顶部口沿



展览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

新华社发

清宫里的西洋教士

康熙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88年,远在欧洲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给东方的康熙皇帝写了一封亲笔信:“获知陛下希望在身边和国度中拥有众多精通欧洲科学的饱学之士,我们数年前决定派遣我们的子民——六位数学家为陛下带去我们巴黎城中著名的皇家科学院中最新奇的科学”

人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比康熙大16岁,他们是各自国家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前者72年,后者61年)。路易十四写信的这一年,也正是各自帝国走向鼎盛的非常时期。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封信当年未能送到康熙手中而至今仍沉睡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不过,在这年的春天,由路易十四派遣的法国教士团在紫禁城觐见了康熙皇帝。

16世纪后,随着中西方航道的开辟,大量欧洲人纷纷前往东方,其中就包括了很多传教士。明末清初,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人先后来到北京并服务于宫廷,这也为当时的中西方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

清朝前期,中法两国的交往主要以传教士为中介,并没有正式使团出使对方。对于这些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康熙不仅恩宠有加,而且委以重任。他不仅向他们学习数学和其他西洋科学,之后又指派他们参与尼布楚谈判。康熙末年,这些传教士及学生还受委派进行了全国性的地图测绘并绘制了有史以来最精确的地图。

在医学领域,耶稣会教士白晋、巴多明在国内首次刊行了西方的解剖学著作,洪若翰曾用金鸡纳霜(奎

宁)治好了康熙的疟疾,外科医师罗德先为康熙治疗过心悸症。南巡期间,安泰修士一路随同并为教友治病。此外,耶稣会教士还带来一些西方科学仪器,这些仪器和清宫造办处仿制的器具至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来华传教士中,还有一些是画家和建筑师。如雍正就有过一张穿着洋装的画像,而西洋画家郎世宁更是为乾隆绘制了多幅画像。为了彰显自己的“十全武功”,乾隆还委派传教士前往法国订制了多幅如平定金川和西域的战争铜版画。在圆明园的建造中,一些耶稣会教士都曾深入参与,如郎世宁和蒋友仁设计了大水法、西洋楼等。更有意思的是,在乾隆朝的《万国来朝图》中,西洋来使里就赫然出现了“法兰西”的旗号。

法国掀起“中国风”

17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欧洲各国由此掀起了一股“中国风”。当时,不论在国王的凡尔赛宫,还是王公贵族的庄园、城堡,无不以收藏中国贵重物品和艺术品种为风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丝绸服饰成为达官贵人彰显身份的标配,而中国瓷器更是被当作最珍贵的礼物进献给国王和贵族。

在这股风潮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无疑是其中的引领者之一。1700年,在一次凡尔赛宫大厅举行的盛大典礼上,路易十四身穿一套精美的中国服装并乘坐一顶八抬大轿出场,一时引得全场轰动。在本次展览现场,路易十五王后玛丽·莱什琴斯卡的“中国人厅”得以复原。在这间奢华的房间里,各种中国风格的珍

故宫的「对话」 故宫与凡尔赛宫

金满楼



展览中的故宫博物院藏铜镀金壳开光人物像怀表。

新华社发

稀瓷器和大理石花纹漆家具琳琅满目,堪称凡尔赛宫内中式风格的最典型代表。在法国皇族的影响下,许多贵族的庄园、城堡里也都建有“中国屋”,大家竞相追捧和模仿来自中国的舶来品。

在故宫博物院里,有一块铜镀金壳开光人物像怀表也将在本次展览上亮相。这只怀表的表盘正中是法国王室标记的金色百合花图案,表壳中央开光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机芯内摆轮保护罩雕镂了一条栩栩如生、象征中国皇帝的五爪行龙。据专家推测,此表应是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皇帝的礼物,是两位帝王之间交往的重要物证。在凡尔赛宫,有件购于1743年的青釉香水瓶,其顶部、口沿、底座都装饰了极为奢华的洛可可风格铜镀金饰件。据记载,这件安放在凡尔赛宫藏衣室的瓷瓶,是现存唯一一件经鉴定属于路易十五的中国瓷器(很多珍贵文物被毁于法国大革命)。

法国的“中学西渐”

很大程度上说,法国的“中国热”与欧洲当时的政治转型有关。自中世纪以来,基督教会一直在欧洲居于主导地位,王权衰微。但在17世纪以后,各国君主开始加强集权,教会势力大为衰退。作为其中代表的法国,由此成为“中国热”最为盛行的地方也就不奇怪了。

在路易十四致康熙皇帝的前一年(1687年),由耶稣会教士柏应理等人编纂完成的《论语》(即拉丁文本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巴黎出版。之后,法国学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被誉为启

新志告成之日,他的任期已满,来不及付诸刻印,卫晞骏即长然而去,仅余下样书留置治所。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冬,江苏阳湖人瞿云翹由保昌县丞升授陵水县令,继续在卫晞骏所拟版本的基础上续修县志。

蒙运动泰斗的伏尔泰对儒学十分认同,他认为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就是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文化,而中国就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是法国所要学习的对象。为此,他甚至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孔庙”并自称“孔庙大主持”。

启蒙运动另一巨头、“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同样对孔子充满了崇敬,其自然秩序理论即主要受益于儒家思想。1768年6月15日,在魁奈的影响下,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也模仿中国皇帝在凡尔赛宫举行春耕“藉田大礼”,以此表示对农业的重视。正因为他对中国儒学长期不断的赞美和倡导,魁奈也被称为“欧洲孔子”。

此外,法国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派”也常拿中国文化来批判西方,如霍尔巴赫就曾直言:“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最能体现“中学西渐”的案例,很可能是受中国科举制度启发而催生的近代文官制度。对于中国科举“不拘门第、公平竞争、选贤任能”的理念,欧洲学界极为推崇。伏尔泰就认为,中国官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魁奈也说,中国的科举制度倡导平等,工匠的子弟也能当上总督。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基于知识和政治而不是基于血缘和财富的世袭制度,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腐败和权力滥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一向是中法两国交往的传统,路易十四和康熙时期的交往,也可以说是亚欧大陆上的两个中西方大国的惺惺相惜。这一传统,也值得后世长期坚持下去。

海随瓜浮。双石岂其化,望洋欲收文。从中,我们既领略到卫晞骏的文采风流,也可以了解到陵水自然风光的美妙。

十载宦游归未得

卫晞骏在陵水任职时间虽短,修井泉,纂县志,访民间,游陵水各处,尽职尽责。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卫晞骏补授兴宁县令,从琼州又迁至广东兴宁任职,在兴宁期间他写下《潇洒兴宁十章》等诗词,留有“潇洒兴宁县,天南独一隅”等名句,词句豁达舒朗,气度卓然,对百姓生活充满了观察与关切。看着当地百姓安居乐业,年近花甲离家愈久的卫晞骏心中不由也涌起思乡之情。算起来,此时,他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西北汉子已在南方漂泊十余年,面对宁江两岸疏密有致的竹子,听着江中花船传来的悠悠古调,想念着家乡的山川大河,卫晞骏也不禁流露出了心中的愁绪:“晓风残月满江秋,独酌芳樽浇客愁。十载宦游归未得,不堪更听古梁州。”

卫晞骏是一代文官,他热爱执政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到一地皆处之泰然,满怀热情兴教育,理民生,修志撰文,遍访乡邻,关注民生疾苦。撰有一个有情怀的古代官员,他的事迹和诗篇一样让人难忘。

文昌陵水知县卫晞骏 十载宦游归未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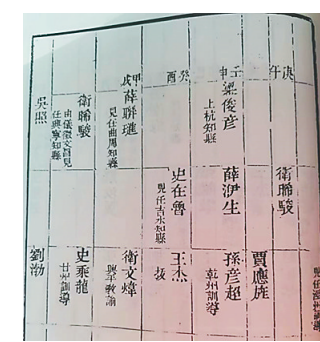
人物春秋

阿紫

升迁不尽人意。起先,他在江南的仪征县当县令,先后耗时三年筹集创建书院的经费,发动当地盐商捐资兴建礼仪书院,高资聘任学者沈廷芳担任书院院长,使当地文风蒸蒸日上。奇怪的是,这样一位热心教育而且做出成绩深受百姓爱戴的地方官,却为上级所不喜,被参劾后降级调往琼州,先于文昌任县令,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秋天调任陵水县令。

从富庶的江南水乡来至当时偏僻的南海之滨,已经54岁的卫晞骏在县衙翻阅了康熙年间县令高首标主持编修、后任县令潘廷侯补订的《陵水县志》,感觉此志对陵水的描述过于简单,感慨于当地“人事迭兴,英华渐溢”,山海奇秀,气象万千,士夫朴醇,继而着手续修县志。他兢兢业业,广而游历,“留心采访”,历时两年,纂修《陵水县志》。在县志序中他写道:“余籍隸,素见先民典型,纵自揣荒陋,亦不敢以此事让人。但志乘贵简质,而斯册则冗长不免,盖收葺难,斯不忍割舍者多也。且以地虽瘠僻,实有可传。踵而增华,将以余所续为继起,即供能者,以作事多文省之助,是所望于邑绅士及后之莅斯土者。”

卫晞骏就高、潘旧志重加考订,广而增之,分为舆地志、建置志、田赋志、祠祀志、艺文志、人物志、选举志、海黎志、职官志、杂志十门五十目,所修新志内容已超过康熙《陵水县志》的一倍多。但是,



清代乾隆《韩城县志》科举表中,有卫晞骏考取功名的信息。阿紫 供图

韩城少年谓神童

卫晞骏,字卓少,雍正元年(1723年)出生于陕西韩城北原的渚北村,乾隆十五年(1750年)举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甲戌科进士;他的父亲卫崑是雍正甲辰科(1724年)举人,曾任栖霞知县,升通判。父子二人皆为举人出身。

陕西韩城位于黄河之滨,龙门山旁,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历朝历代,名人辈出,司马迁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明清两代是韩城历史上文化教育发展的盛世之时,科举取士者达800余众,其中进士就有90多人。

卫晞骏少年时在韩城就有“神童”盛名。他幼时读私塾时应对对教书先生临考,即时拟的一副对联,至今仍然在家乡广为流传,“庄列东西,郭田井亩八家地;谷分上下,柳翠杨青三月天”,因为对仗工整,平仄有序,且巧妙嵌入了韩城所属的8个村庄名,成为韩城百姓津津乐道的故事。

不辞劳苦修县志

卫晞骏少年得志,才华横溢,却因性格耿直,不善钻营,在官场上的